

婆須蜜多「離貪際解脫法門」之探析

——以《華嚴經·入法界品》為主

作者：釋德論

學校：圓光佛學研究所

年級：研一

摘要

本文以〈入法界品〉善財童子所參訪的第二十五位善知識，婆須蜜多做為研究對象，透過探析得知：婆須蜜多示現為淫女，為利眾生而善巧示現，但從更深層角度而言則是暗指潛藏在吾人內心深處之淫心。她示現與眾生相視、握手、說話、擁抱、接吻、共宿等行為，表眾生執著淫欲程度之深淺不同，亦表此淫心之生起，是在吾人六根、六境、六識互為緣生的當下，不能如實照見淫欲實相而妄生妄執。菩薩以如是十種相逆順觀察十二有支，見空性證三解脫門，破眾生無明妄見。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眾生心、自心」皆同「諸佛心」，本性無差別，心為性體，能現一切相，包括精神、物質，心外無法，法外無心，性相不二，性不離相，相不離性。能現之心在佛，在眾生本如是，並無差別，亦無欠缺。心迷作眾生，心覺則作佛，迷與悟是成眾生與成佛之關鍵，如能徹底轉迷為悟，離諸妄見即與佛無二。諸法無我，緣起性空。菩薩證得空性智，如實了知生死空無自性，涅槃亦是空無自性，不住兩邊方為究竟空義，但以大悲菩提願心故，不住生死亦不住涅槃，而在十方任運自在廣利一切眾生。研究發現對佛法經典解讀，不能僅是隨文解義，被經中名相所轉，經中所隱含之深義非僅從凡夫認知角度來解讀。佛法是從心性角度深入，並不是簡單字面意思或者現實的顯相。《華嚴經》文字皆是表法，多從心性角度來理解闡釋。

關鍵字： 華嚴經 婆須蜜多 貪欲 十二緣起 離貪 解脫

目次

一、前言

二、「婆須蜜多」在《華嚴經·入法界品》中的角色與敘事意義

(一) 釋「婆須蜜多」之名

(二) 「婆須蜜多」之正依二報

三、「婆須蜜多」之修行特色

(一) 以險難國為道場之意義

(二) 婆須蜜多示現淫女之意涵

四、「菩薩離貪際解脫法門」修證及現代意義

(一) 「婆須蜜多」得法因緣

(二) 「菩薩離貪際解脫法門」之修法

(三) 此法門對現代修行之意義

五、結論

一、前言

本文以〈入法界品〉善財童子所參訪的第二十五位善知識，婆須蜜多做為研究對象，透過對婆須蜜多女研究，瞭解她為何被稱為人、天師友？她示現以淫女身份度化眾生，其隱喻著何意涵？她修何法門能處愛欲中卻不受其染？眾生與婆須蜜多相視、握手、說話、擁抱、接吻、共宿便能離諸貪欲，這種利生方式是否隱含著更深層法義？她如何成就菩薩離貪際解脫？婆須蜜多所展現的修學菩薩行、成佛之關鍵，究竟為何？

《華嚴經》有三個漢譯本：六十華嚴：東晉佛跋陀羅譯，六十卷。又稱《舊華嚴》、《晉經》。收于大正藏第九冊。八十華嚴：唐代于闐（新疆）實叉難陀譯，八十卷。又稱《新華嚴》、《唐經》。收于大正藏第十冊。四十華嚴：唐代般若譯，四十卷。全稱「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略稱「普賢行願品」，收于大正藏第十冊。嚴格說來四十華嚴乃六十卷本、八十卷本的〈入法界品〉一品而已，但這三部譯本均有善財童子南行參訪之事。唯八十與四十兩種譯本，均說善財童子「經人間至福城」；而六十卷本則沒有「經人間」之說。與六十卷本相比，八十卷本文辭流暢、義理更周延，故流通既廣又遠，至今諷誦本經之「華嚴法會」，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依然風行。為此本文以唐實叉難陀譯《八十華嚴》為主，以唐般若譯《四十華嚴》，唐法藏《華嚴經探玄記》，唐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唐李通玄撰《新華嚴經論》，及相關的經論為輔，並參考其它經典中的相關內容，運用版本比較、義理詮釋等方法，進行比較與分析。同時也以婆須蜜多所修之法門作為線索而展開探討，為此文中將分為三個部分加以論述：一、略述「婆須蜜多」在《華嚴經·入法界品》中的角色與敘事意義；二、「婆須蜜多」以險難國為道場，示現淫女之意涵；三、「婆須蜜多」成就「菩薩離貪際解脫法門」之因緣及修證歷程，此法門對現代修行之意義。

《華嚴經》是引領生命次第成佛的經典，為眾生成佛提供完整理論及依據，經中透過對於菩薩行宣說，以完整的菩薩修行階位將其具體化。而此經中的〈入法界品〉，可說是整部《華嚴經》的總結，亦是最精華的部分，此經的重要思想在此品中得到了完整體現與深化，可說是佛教修行的關鍵性環節，亦是佛教入世修行的具體展現。此品核心內容為深入法界、隨順法界。深入法界為菩薩修行成佛必經之路，這一修行思想，在此品中透過善財童子具體修行歷程，得到了淋漓盡致表現。菩薩是廣觀世間相而深入世間，能不捨世間，又不為世間所縛，世俗生活各個方面都能納入修行生活之中，社會上一切等級、一切職業，以及世間一切世俗生活和技能，都是修行者深入法界的具體法門。

〈入法界品〉以善財童子透過文殊菩薩的啟蒙，而發無上菩提心，為成就無上佛智，而遊歷諸方參訪善知識的經過為主軸。善財童子遍參諸多善知識，而走上信、解、行、證的歷程，每參訪一位善知識，他的菩提心性就有不同程度升華。善財所參訪的善知識，可謂廣泛包含了各種年齡層次、社會階級、職業層面、宗教領域、信仰對象，其中或男性或女性，共有五十三位，經中以「五十三」參代表著修學佛法要經過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及等覺、妙覺等五十三個階次才能圓滿成佛道，參訪這五十三位不同的善知識，也就各自代表著不同修行層次的法門與境界，亦是我等在修行中不同階段的身心展現。善財童子參訪婆須蜜多善知識正是為決定求得佛果位，決定欲為一切眾生作依怙的處所，決定欲拔除一切眾生貪愛的毒箭，決定欲破壞一切眾生對於美麗女色中所有的清淨思想。

二、「婆須蜜多」在《華嚴經·入法界品》中的角色與敘事意義

婆須蜜多女，住險難國寶莊嚴城，城北自宅中。過去因文殊菩薩勸發無上菩提心修行，現已得證「菩薩離貪際解脫」。婆須蜜多善知識以此法門現淫女身，度化眾生遠離貪欲而證得光明解脫。

（一）釋「婆須蜜多」之名

婆須蜜多，梵名 Vasumitra。音譯伐蘇蜜多、婆須蜜多，和須蜜多。意譯世友、天友。「婆須蜜多」之名在《四十華嚴》¹與《八十華嚴》²中雖譯法不同，卻同為一人。在李通玄《新華嚴經論》卷37中言：「婆須蜜女者，此云世友，或云天友，為遍與天人作師友故。或云以寶易財，或示現世間婬染之行。」³由此可知此位善知識是人、天師友，能幫助世人或天人從貪欲中得解脫。她雖以淫女示現世間教化眾生，但并非像凡夫所理解是參雜染污的淫欲法，若此，此善知識則不能稱之為善友、世友。佛法經典解讀，不能僅是隨文解義，經中所隱含之深義非從凡夫認知所能解讀。佛法是从心性角度深入，并不是简单字面意思或者现实的顯相。《華嚴經》文字都是表法，多是從心性的角度來理解闡釋。經中婆須蜜多為何要現淫女身度化眾生，其隱含著何深義？筆者將在下文中作詳細論述。

（二）「婆須蜜多」之正依二報

婆須蜜多是「十迴向」位中第五位「無盡功德藏迴向」，由迴向力能成無量功德藏。婆須蜜多女有哪些特徵？下面將從正依二報兩方面來論述，如在《八十華嚴經》中言：

¹ 參見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15：「善男子！南方有一聚落，名為險難，其中有城，名寶莊嚴，彼有女人，名伐蘇蜜多」。T10,no.293,p.730c17_c19

² 參見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67：「善男子！於此南方，有一國土，名曰：險難；此國有城名：寶莊嚴；中有女人，名：婆須蜜多」。T10, no.279,p.365a17_a18

³ 參見李通玄撰，《新華嚴經論》卷37。T36, no.1739,p.980a17_a18

善財見此女人，顏貌端嚴，色相圓滿，皮膚金色，目髮紺青，不長不短，不麤不細，欲界人、天無能與比；音聲美妙超諸梵世，一切眾生差別言音，悉皆具足，無不解了；深達字義，善巧談說，得如幻智，入方便門；眾寶瓔珞及諸嚴具莊嚴其身，如意摩尼以為寶冠而冠其首；復有無量眷屬圍遶，皆共善根同一行願，福德大藏具足無盡。時，婆須蜜多女從其身出廣大光明，普照宅中一切宮殿；遇斯光者，身得清涼。⁴

以正報而言，婆須蜜多相好莊嚴，欲界人天無能與之相比，她音聲柔美亦是超諸人天，對一切眾生之語，不僅能了解，還能深達其義，善巧言說，以如幻智，入方便門度諸眾生。這是其修行所感得的正報莊嚴。不僅婆須蜜多如此，善財在參學過程中遇到的女性善知識個個如此，這些都在暗示眾生自性佛世界內女菩薩之形相。「復有無量眷屬圍遶，皆共善根同一行願」。若以世間法來解讀，婆須蜜多有無量眷屬，如何來養活她們？無量眷屬也與婆須蜜多作淫女行業，怎可說是「福德大藏具足無盡」？若從世間法解讀，就很難理解這些事情，若從見性的層面看，就明白這些都在說我們自性佛世界內的如幻境界。婆須蜜多以眾寶莊嚴其身，從身中出廣大光明，普照一切宮殿，凡遇此光者，身即得清涼。這是表婆須蜜多善知識以自性之光明智慧，為眾說法，令眾生身離貪欲，而得清涼自在。

以依報而言，依報即是婆須蜜多女所居住的環境。如在《八十華嚴經》中所述：

見其住宅廣博嚴麗，寶牆、寶樹及以寶塹，一一皆有十重圍遶；其寶塹中，香水盈滿，金沙布地，諸天寶華、優鉢羅華、波頭摩華、拘物頭華、芬陀利華遍覆水上；宮殿、樓閣處處分布，門闥、窓牖相望間列，咸施網鐸，悉置幡幢，無量珍奇以為嚴飾；瑠璃為地，眾寶間錯，燒諸沈水，塗以栴檀，懸眾寶鈴，風動成音，散諸天華遍布其地；種種嚴麗不可稱說，諸珍寶藏其數百千，十大園林以為莊嚴。⁵

善財見到婆須蜜女的住宅廣博嚴麗，種種香水、寶華遍覆，宮殿、樓閣也處處分布，無量珍奇而為嚴飾；種種嚴麗說不可盡，這是其修行感得的依報莊嚴。「蓮花」出污泥而不染，隱喻婆須蜜多雖示現貪欲度眾生，卻不被其所污染。「十重圍遶、十大園林」都是表法，代表圓滿，種類圓滿，一樣都不缺乏；數量圓滿，讓人看到心悅神怡。園林象徵菩薩自所止住於清淨世界，無厭捨生死，對於教化眾生從不疲倦。如理觀察、思惟所聞佛法，以一切佛法示現自在無碍。「宮殿樓閣」宮殿並非是一般人所居住的空間，顯現宮殿是尊貴的象徵，為饒益一切眾生，現種種莊嚴宮殿、樓閣，這是諸佛菩薩度化眾生的願力所化成。諸佛為教化眾生，顯現種種方便法門，以悲、智善誘眾生。就如象徵尊貴的宮殿，也是善巧、方便法。「寶」：即與道相應、與德相應，與菩提心相應，才是真正的寶。若此女造作淫業，怎可感得如此莊嚴果報？可知她所感得如此殊勝果報，必是她以菩提願心修菩薩行之所成就。婆須蜜多修何菩薩行而成就如此殊勝莊嚴的正依二報？她以險難國為其道場有何深意？她示現淫女身份度化眾生，其隱喻何種意涵？下文將繼續探討。

⁴參見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68。T10,no.279。p.365c02_c11

⁵參見同上，T10,no.279。p.365b21_c02

三、「婆須蜜多」修行之特色

（一）以險難國為道場之涵意

婆須蜜多住處在險難國的寶莊嚴城中，她為何以「險難國」為度生道場？其有何涵意？法藏《華嚴經探玄記》言：「貪相違道，得險難名。」⁶由此可知，險難譬喻為眾生的貪欲煩惱，貪欲之行與解脫道背道而馳，眾生一入愛欲海中，將難以從中出離，故稱之為險難。寶莊嚴城在險難國中，暗喻為想要得到解脫的寶藏，必須超越自己內在貪欲之毒。婆須蜜多因觀眾生處愛欲海中，難以出離，故興起大悲心，作眾生不請之友，為令眾生出離愛欲，成就最勝解脫，而以險難國為道場，行度生之便。如在《四十華嚴》云：

我觀無數百千世界貪欲眾生，生死曠野輪轉無窮，苦業之中女為上首。是故，菩薩若離女色，即得親近諸善知識，復令眾生因此離欲，皆住最勝解脫法門。⁷

婆須蜜多以險難國為度生之道場，正是體現了菩薩悲心切願，不忍眾生苦，以眾生苦為己苦，以無緣大慈，同體大悲之無上菩提心，入眾生愛欲生死大海，悲智雙運度眾生出離愛欲，令至解脫涅槃寶城。婆須蜜多善知識為何要示現淫女身份來度化眾生？她為何不示現其他身份？下文將繼續探討此問題。

（二）婆須蜜多示現淫女之意涵

須蜜多示現淫女身份，從世間角度來看，淫女是人盡可夫、誘發、滿足人的情慾，故是卑下、污穢，其品德、行為低賤，違背倫理道德，定會被人唾棄、輕視。對出離世間修道者而言，女人是眾惡之所住處，是修道最大障礙，對女人避之惟恐不及。如在《四十華嚴》云：

善男子！一切菩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由為女人不得速成無上佛道，亦不疾得辟支佛乘、阿羅漢果、五通仙人；由女色故，退失神通，為荷負者，天、阿脩羅常興戰伐；十頭羅刹焚燒南海楞伽大城；或有諸王喪失國土，乃至兄弟自相殺害，造惡趣因，現世貧窮，甘為奴僕，不順師長，違背君親，如是一切皆由女人；我觀無數百千世界貪欲眾生，生死曠野輪轉無窮，苦業之中女為上首。⁸

⁶參見法藏，《華嚴經探玄記》卷19。T35，no.1733,p.470c16

⁷參見 般若，《大方廣佛華嚴經》卷15，T10,no.293,p.731c21-c24

⁸參見同上，T10,no.293,pp.731c13-c22

世尊於經中無數方便告誡出家弟子須遠離女人，不得與女人共語、共處或同行。可見無論是世間還是出世間，都不接受婬女身份，婆須蜜多為何還要反其道而行？示現淫女身度生背後，其隱喻著何思想意涵？凡夫戀著於女色，甘心為欲念所食而無法自拔，於女色中纏縛無期，障諸善法難以得生，因淫欲而喪其法身慧命。婆須蜜多菩薩以慧觀知眾生對男女欲念難斷，而以菩提心，行慈悲行觀機逗教，隨順眾生貪淫之性而示現為淫女，為方便教化眾生，令其遠離淫欲之害，得成就最勝解脫而示現為淫女。如在《維摩經義疏》云：「或現作婬女，引諸好色者，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智。」⁹以欲鉤牽中的「欲」并非滿足眾生之淫欲，而是指隨順眾生根性，以善巧方便智令其得入佛智。若以世俗情見來解讀經文，則難知難解其深意。婆須蜜多菩薩已證得離貪欲際解脫，隨眾生心欲樂而現種種女身度化其離貪欲。如在《八十華嚴》中所述：

善財前詣其所，頂禮其足，合掌而住，白言：聖者！我已先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而未知菩薩云何學菩薩行？云何修菩薩道？我聞聖者善能教誨，願為我說！善男子！我得菩薩解脫，名：離貪欲際，隨其欲樂而為現身。若天見我，我為天女，形貌、光明殊勝無比；如是乃至人、非人等而見我者，我即為現人、非人女，隨其樂欲皆令得見。¹⁰

如經中所述，婆須蜜多已離貪斷愛，成就菩薩解脫，為令眾生離貪欲得成就解脫，而隨順眾生心境之喜好，隨眾生心想而現其身說法。菩薩無相而能現一切相，歡喜自在為眾生說法，令其入佛智，成就解脫。這也正是善財童子來參訪娑須蜜多善知識之原因，如在《八十華嚴》中所言：

善男子！汝今乃能推求尋覓娑須蜜女，汝已獲得廣大善利。善男子！汝應決定求佛果位，決定欲為一切眾生作所依怙，決定欲拔一切眾生貪愛毒箭，決定欲破一切眾生於女色中所有淨想。¹¹

婆須蜜多示現為淫女，是為隨順眾生貪淫之性方便將其度化，但從更深層角度而言：則是暗指潛藏在吾人內心深處之淫心。外在女色只不過淫心所緣之境，以戒法阻斷，雖可遠離，但潛藏在內心深處的淫心不斷，又豈能妄想解脫？雖在初期佛典中，佛有教導以「不淨觀」法門對治內心貪欲，以息滅欲心，然此法門卻有其局限性，由於佛教導比丘修不淨觀，致使許多比丘極端厭惡色身而集體自殺，可見此法門亦非一般人所能修成。婆須蜜多菩薩正是借此淫女身之境，而向我等開演斷除淫心之殊勝法門。她修何法門能斷此淫心？下文將繼續論述此法門之修法。

四、「菩薩離貪際解脫法門」修證及現代意義

（一）「婆須蜜多」得法之因緣

⁹參見吉藏，《維摩經義疏》。T38, no.1781,p.975a06_a07

¹⁰參見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68。T10,no.279.p.365b15-b19

¹¹同上，T10,no.279.pp365b15-b19

在《八十華嚴》中如此描述婆須蜜多得法之因緣：

善男子！我念過去，有佛出世，名為：高行；其王都城，名曰：妙門。善男子！彼高行如來哀愍眾生，入於王城蹈彼門閭，其城一切悉皆震動，忽然廣博，眾寶莊嚴，無量光明遞相映徹，種種寶華散布其地，諸天音樂同時俱奏，一切諸天充滿虛空。善男子！我於彼時，為長者妻，名曰：善慧；見佛神力，心生覺悟，則與其夫往詣佛所，以一寶錢而為供養。是時，文殊師利童子為佛侍者，為我說法，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我唯知此菩薩離貪際解脫。¹²

由經中可知婆須蜜多過去生中曾為長者妻，值遇高行如來出世，其因見佛神力而心生覺悟。與其夫前往佛所，以一寶錢供養佛，時文殊為其說法，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雖以微薄之一寶錢供養佛，卻因發菩提心之功德而得成就「菩薩離貪際解脫」法門。婆須蜜多以此法門拔一切眾生貪愛毒箭，破一切眾生於女色中所有淨想，令其安住於離貪境界，入菩薩一切智地，得無礙解脫。婆須蜜多如何用此法門廣行利生之事？

（二）「菩薩離貪際解脫法門」之修法

在《八十華嚴》中詳細論述了婆須蜜多菩薩令眾生離貪欲的修法，是透過與欲貪眾生相視、握手、說話、擁抱、接吻、共宿，便能令其離諸貪欲成就十種三昧功德，如在經中所雲：

若有眾生欲意所纏來詣我所，我為說法，彼聞法已，則離貪欲，得菩薩無著境界三昧；若有眾生暫見於我，則離貪欲，得菩薩歡喜三昧；若有眾生暫與我語，則離貪欲，得菩薩無礙音聲三昧；若有眾生暫執我手，則離貪欲，得菩薩遍往一切佛刹三昧；若有眾生暫昇我座，則離貪欲，得菩薩解脫光明三昧；若有眾生暫觀於我，則離貪欲，得菩薩寂靜莊嚴三昧；若有眾生見我頻申，則離貪欲，得菩薩摧伏外道三昧；若有眾生見我目瞬，則離貪欲，得菩薩佛境界光明三昧；若有眾生抱持於我，則離貪欲，得菩薩攝一切眾生恒不捨離三昧；若有眾生啣我脣吻，則離貪欲，得菩薩增長一切眾生福德藏三昧。凡有眾生親近於我，一切皆得住離貪際，入菩薩一切智地現前無礙解脫。¹³

若僅從經中文字上解讀，則是有眾生，被淫欲之念所纏縛，來到她道場，聽聞婆須蜜多菩薩說法，乃至與婆須蜜多菩薩相視、握手、說話、擁抱、接吻、共宿便能離諸貪欲，得到不同程度之證悟。若以世俗情見來解讀此經文，則難見其所表達的真實法義。經中所言，實乃是一種隱喻說，其隱含著更深之法義。為深入此法門之法義，筆者將引用華嚴諸祖的著作進行詳細分析討論：

1、法藏《華嚴經探玄記》中言：

¹²同上，T10,no.279。p.366a07_a18

¹³同上，T10，no.279。p.365c19-p366a06

離欲實際清淨法門者，有二義：一約自行，雖悲願留惑示現欲處，然大智照欲則體性空，名實際淨也。如《淨名》「在欲而行禪」等。又《諸法無行經》云「貪欲則是道，患癡亦復然。」二約利生，謂雖留惑示現在欲，令處欲眾生要當離欲，得此實際清淨法也，如掩提遮女等。二明業用中二：初身同器現、二「若有眾生」下以法益生。於中有十種三昧，皆是以欲化處欲眾生，令得如此甚深三昧。阿梨宜者，此云抱持摩觸，是攝受之相，故得彼三昧也。阿眾毘者，此云鳴口，得言教密藏之定。¹⁴

法藏在文中提到此法門有二義：一從自利而言，婆須蜜多菩薩雖以悲願留惑潤生示現淫女，但她以空性智如實照見貪欲的實相是緣起性空，雖處欲中，卻能不受其染。二從利他而言，雖以淫女身示現，卻是以菩薩大悲大願之行而廣度貪欲眾生離欲。法藏在文中提到抱持摩觸等行為，是婆須蜜多菩薩方便攝受眾生而為之。

2、清涼澄觀大師在《華嚴經疏》中言：

離貪欲際者。凡夫染欲，二乘見欲可離，菩薩不斷貪欲而得解脫。智了性空，欲即道故。如是染而不染。方為究竟離欲之際。二隨其下顯業用。於中先身同類現。後若有眾生下。以法益生中有十種三昧。皆隨受欲便宜。得斯甚深三昧。¹⁵

澄觀在文中提到凡夫被五欲觸受所縛，聲聞行者視五欲如蛇蠍，故遠離，菩薩以空性智如實照見貪欲實相，其性當體即空，故雖示現在欲中，卻是染而不染，此為真正究竟離貪欲際。然澄觀在此亦指出「逆行非道，下位不能行故。」¹⁶說明此行是具空性智菩薩根性者的行法，凡夫眾生不可隨意效仿其行。

3、如李通玄在《新華嚴經論》言：

若有眾生暫見我者，即離貪欲，得菩薩歡喜三昧者，明有信者而修禪定，禪悅其心故。若有眾生暫與我語者，即離貪欲，得菩薩無量音聲三昧者，明從定發慧，了音聲無體。若有眾生執我手者，即離貪欲，得菩薩遍往一切佛刹三昧者，是引接義。昇座是無相智增，暫觀於我是觀照義，頻申是法悅義。目瞬是見諦入佛智境也。抱持於我者，攝受不捨眾生義。啗我脣吻者，受教說法義。凡有親近於我，一切皆得離貪欲際，入菩薩一切智地者，都舉諸有親近無空過者，皆獲一切智門。此明二乘及出纏菩薩但求離苦，未入大慈悲入於生死海同事接生，不達法界自在智王處染淨而無垢，會無依普光明智圓滿，十方任運利生無縛無解，方名永離貪欲際也。厭而出纏無大悲行，智未究竟，有所依在，修行不應以有所得心、一分無相無願無作空解脫門，莫以為足。應修智悲發起願求，誓度眾生學差別智，盡三界法無不皆知，明用三界事便成

¹⁴ 參見唐法藏述，《華嚴經探玄記》卷19。T35,no.1733。p.471a13_a24

¹⁵ 參見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57。T35,no.1735。p.939b24_c01

¹⁶ 同上。T35，no.1735。p.939b07

法界。善照自他十二緣生成一切智，了無邊劫與今無二，不求餘處別有出世解脫涅槃。¹⁷

李通玄在文中提到與婆須密多菩薩相視、握手、說話、擁抱、接吻、共宿之意涵皆是隱喻菩薩以言傳身教之形式，來展現佛法修行之法義，並非是世俗男女情見之染污行。李通玄在文中亦指出聲聞乘行人及權學菩薩但求出世解脫，未能以大慈悲心入生死海，度化眾生，而菩薩以大悲故，不惜以示現逆行，招致眾生非議及毀譽，亦要深入眾生令其出離生死欲海。

綜上所述，可知法藏、澄觀對婆須密多菩薩與貪欲眾生相視、握手、說話、擁抱、接吻、共宿便能使其離欲之行法觀點，認為菩薩為度生示現淫女身滿足眾生貪欲，而后令其離欲成就十種三昧功德，並指出這種行法唯具空性智的菩薩方可行，凡夫之人不可效行。兩位祖師的觀點以突顯菩薩以善巧方便行，度化眾生之功德。兩位祖師對婆須密多菩薩行之觀點所作之詮釋似乎僅是在經文的片面，並未詮釋出經文背后所隱藏的隱喻之義。依兩位祖師之詮釋，此法門只能是菩薩之修行，眾生于此法門只能是望洋興嘆了！若此法門不能落實到生活中修行，那對眾生而言又有何意義？此法門雖突顯菩薩善巧方便行利生之功德，但此亦可能會讓眾生生起依賴性，而心外求法。李通玄則認為此行是菩薩隱喻說，以展現佛法修行法義之觀行，而非世俗男女之染污行。李通玄指出唯有達到處法界染淨無垢，心中無所依，智慧圓滿，十方任運利生無縛無解，才是真正永離貪欲際解脫。

諸師雖從不同面向來詮釋此行法，但其共通之處則是說明婆須密多已證得空性智，以空性智故，能處欲不染，而演說佛法甚深法義之觀行。以上三位華嚴諸師僅是對此法門修法作了科判，雖李通玄有提到此修法與觀十二因緣有關，但並未詳細解說之，對於現代學佛人而言，這些說法顯然是不能完全解渴。為令行者得此法門修法之要領，能在日常生活中觀修此法門，成就離貪欲際解脫，筆者將引述經典作詳細補充說明。

（三）此法門對現代修行之意義

現代學人修學佛法，多數是心外求法，執相修行，難以得到佛法之法益。佛法修行不曾離開吾人身心，不論是在過去、現在、未來，離開身心之外談佛法修行，又有何可修？菩薩雖以種種善巧方便智度化眾生，但其教化亦不曾離開身心之外談修行，佛陀之教導更是如是。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如在《六十華嚴》云：

心非彩畫色，彩畫色非心，離心無畫色，離畫色無心。彼心不常住，無量難思議，顯現一切色，各各不相知。心如工畫師，畫種種五陰，一切世界中，無法而不造。如心佛亦爾，如佛眾生然，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諸佛悉了知，一切從心轉。若能如是解，彼人見真佛。心亦非是身，身亦非是心，作一切佛事，自在未曾有。若人欲求知，三世一切佛，應當如是觀，心造諸如來。¹⁸

¹⁷參見 李通玄撰，《新華嚴經論》卷37。T36,no.1739。p,980b13_c05

¹⁸參見佛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10。T09，no.278，p465c20_p466a06

《華嚴經》中的「心」非無明妄心，此「心」無住、無有實體，是性空存在假名說，卻有無盡示現，故此處所說之心是不思議心，此心與法界并無本末、主客對立之分，而是與十法界相融相攝互為緣起無礙，所以不應將此法界心、不思議心理解為主體義。經中的「心佛眾生」偈，「三心」則是指「自心、佛心、眾生心」，如李通玄在《新華嚴經論》云：「佛心、眾生心、自心。總為一心、一性、一法界、一智慧，始成信故」¹⁹。意指「眾生心、自心」皆同「諸佛心」，本體無差別，心為性體，能現一切相，包括精神、物質，心外無法，法外無心，性相不二，性不離相，相不離性。能現之心在佛，在眾生本如是，并無差別，亦無欠缺。惟因迷悟不同而有不同作用。佛是覺，起的作用是智慧、願力；眾生是迷，起的作用是煩惱、業力，煩惱與智慧是一不是二，業力與願力亦如是，故言煩惱即菩提。重點在轉，心迷作眾生，心覺則作佛，迷與悟是成眾生與成佛之關鍵，如能徹底轉迷為悟，即與佛無二。眾生心迷時，被無明所覆，妄生顛倒而流轉生死，如在《八十華嚴》云：

三界所有，唯是一心。如來於此分別演說十二有支，皆依一心，如是而立。何以故？隨事貪欲與心共生，心是識，事是行，於行迷惑是無明，與無明及心共生是名色，名色增長是六處，六處三分合為觸，觸共生是受，受無厭足是愛，愛攝不捨是取，彼諸有支生是有，有所起名：生，生熟為老，老壞為死。²⁰

「十二有支」即十二因緣，即無明、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在《佛地經論》所云：「若見緣起即見法性，若見法性即見諸佛，緣起實性即勝義法、勝義佛故。」²¹十二因緣是佛陀內證境界，透過對自身身心如實觀察，而證悟緣起法則。《華嚴經》云：十二有支皆從一心起，從「無明」到「老死」，都是依持於「心」而存在。心迷十二有支名一切眾生，心覺十二有支即佛。眾生被無明所覆，隨事貪欲迷真心故，妄心生妄想於心境，妄見五陰為我，認為五陰是我、我所，因不能對身心現況如實了知，而對五陰生起貪愛，則在六根、六境為緣生六識時而貪愛六識。對此在《雜阿含經》551經中則有詳細論述：

「眼流者，眼識起貪，依眼界貪欲流出，故名為流。耳、鼻、舌、身、意流者，謂意識起貪，依意界貪識流出，故名為流。……云何名為不流？……謂眼識、眼識所識色依生愛喜，彼若盡、無欲、滅、息、沒，是名不流。耳、鼻、舌、身、意、意識、意識所識法依生貪欲，彼若盡、無欲、滅、息、沒，是名不流。」²²

經中指出對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生貪愛，對六識生貪愛後，將會如何？如：男女身相觸，會覺得很興奮，很愉悅，你覺得是女色讓你興奮愉悅？還是男女身接觸時所產生的觸覺給你帶來興奮愉悅？你貪愛上什麼？觸覺！你不是真貪愛女色，而是貪愛與女色接觸時所產生的觸覺，可是，你卻以為貪愛的是女色。其實，所謂興奮愉悅是在身、觸因緣中，生起的身識，而非女色。但這個時候我們是否能正念正智？知道我們貪愛的

¹⁹參見李通玄撰，《新華嚴經論》卷14，T36，no.1739,p814c28_c29

²⁰參見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37。T10，no.279,p.194a14-a20

²¹參見親光菩薩等造 玄奘譯《佛地經論》卷5，T26,no.1530,p.314a21-a22

²²參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卷20。T02，no. 99，p. 144b9-16

是身識「觸覺」，而非女色（境）？正因吾人不能如實正觀十二因緣法，才誤認為貪愛的是男女色，而真正貪愛的卻是六識。所以經中才說「眼識起貪，耳、鼻、舌、身、意、意識起貪」。

我們貪愛的是什麼？我們不是貪愛六境，而是貪愛六識視覺、聽覺、味覺、嗅覺、觸覺、意覺愉悅經驗，但在愛上的同時，我們不會覺得我們愛上六識，會認為我們愛的是六境，所以六根就會去追逐六境，形成眼追逐色，眼、色不分；耳追逐聲，耳、聲不分；鼻追逐香，鼻、香不分……等等。當眾生在生命的過程中，透過見、聞、嗅、嚐、觸、作意等，經歷了愉悅經驗時，即愛上了這些經驗，並且認為這些經驗是一種存在，可以保留、可以主宰，並想重複這種愉悅經驗，於是就努力不懈攀緣五欲六塵，令身心被貪欲所系縛。由此可知使吾人輪回生死欲海非是女色——「境界愛」，而是「自我愛」身識。男女貪欲究其根源是吾人之「自我愛」，男色、女色不過是滿足其自我愛的展現。

婆須蜜多菩薩示現淫女身，亦是暗指吾人內心深處之淫心，示現與眾生相視、握手、說話、擁抱、接吻、共宿等行為表吾人執著淫欲程度之深淺不同，亦表此淫心之生起，在吾人六根、六境、六識互為緣生不能如實照見淫欲實相的當下。如在《楞嚴經》卷8中所云：

諸世間人不求常住，未能捨諸妻妾恩愛，於邪婬中心不流逸澄瑩生明，命終之後隣於日月，如是一類名四天王天；於己妻房婬愛微薄，於淨居時不得全味，命終之後超日月明居人間頂，如是一類名忉利天；逢欲暫交去無思憶，於人間世動少靜多，命終之後於虛空中朗然安住，日月光明上照不及，是諸人等自有光明，如是一類名須焰摩天；一切時靜，有應觸來未能違戾，命終之後上昇精微，不接下界諸人天境，乃至劫壞三災不及，如是一類名兜率陀天；我無欲心應汝行事，於橫陳時味如嚼蠟，命終之後生越化地，如是一類名樂變化天；無世間心同世行事，於行事交了然超越，命終之後遍能出超化無化境，如是一類名他化自在天。阿難！如是六天，形雖出動心跡尚交，自此已還名為欲界。²³

由經中可知：四天王天和忉利天的情欲，和人間是一樣，以身體的接觸欲交為淫。夜摩天：相抱為欲；互執兩手成淫。喜相抱持，或但執手而為完成。兜率天：執手為欲；彼此忆念成淫。意嬉笑語，即為完成，不待相抱。樂變化天：共笑為欲；熟視而笑成淫。共相瞻視，即為完成，不待笑語。他化自在天：相視為欲；相視共語成淫。但聞語聲或聞香氣，即為完成，不待瞻視。吾人執著淫欲之深淺，即是貪愛六識深淺的具體展現。究其根源即是妄執五陰為我的自我愛。佛教導菩薩以十種逆順觀緣起，見空性證三解脫門以破除之。如在《八十華嚴》中所云：

佛子！菩薩摩訶薩如是十種逆順觀諸緣起。所謂：有支相續故，一心所攝故，自業差別故，不相捨離故，三道不斷故，觀過去、現在、未來故，三苦聚集故，因緣生滅故，生滅繫縛故，無所有、盡觀故：佛子，菩薩摩訶薩以如是十種相觀諸緣起，知無我、無人、無壽命、自性空、無作者、無受者，即得空解脫門現在前。觀諸有支皆自性滅，畢竟解脫，無有少法相生，即時得無相解脫門現在前。如是入空、無相已，無

²³參見般刺蜜帝譯，《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8。T19, no.945,p.145c16_p146a03

有願求，唯除大悲為首，教化眾生，即時得無願解脫門現在前。菩薩如是修三解脫門，離彼、我想，離作者、受者想，離有、無想。²⁴

菩薩以如是十種相逆順觀察十二有支，即知我、人、壽命皆無自性，畢竟空，無作者亦無受者，畢竟解脫，即得空解脫；更無少法可得，即得無相解脫門；入空、無相二門，無願求，唯有大悲教化一切眾生，皆令畢竟解脫，即得無願解脫門。吾人能如實覺觀五陰因緣生，何來有我，六根六境六識亦是緣生法，無自性，畢竟空，又怎可有貪愛可得。一念迷則成凡夫，一念覺則成菩提；諸法無我，緣起性空。世間上一切現象，皆是相對的境界，要超越此境界，離不開日常生活，也離不開此世間。正如六祖慧能所言：「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假使身在世間，心著世間之相，吾人這念心，則隨著六根、六塵境界而轉，順著情欲、情愛，產生種種煩惱、執著，就會流轉生死，稱為眾生境界。順著這念菩提心、這念覺性，安住在空性，即是聖者境界，即能斷生死流、轉凡成聖，證菩提、涅槃。婆須蜜多以言傳身教示現此法門之意義，亦是要讓吾人明白：淫心起于自我愛，于六根、六境、六識因緣中而妄生貪愛。修行必從自己身心入手，若不能從此根本起修，一切世間宣稱再高明之法門，亦不過是幻術，來阻礙修行人之進道與提升。修行必須時時觀照自己內心，而觀照內心之作用，必明六根緣六塵與六識之微妙作用，明緣起性空之作用原理，方可真正自主，來導引、明覺自性之光明。

五、結論

透過以上行文分析可知，對佛法經典解讀，不能僅是隨文解義，被經中名相所轉，經中所隱含之深義非從凡夫認知所能解讀。佛法是從心性角度深入，並不是簡單字面意思或者現實的顯相。《華嚴經》文字都是表法，多是從心性角度來理解闡釋。正如經中婆須蜜多菩薩其正依二報殊勝莊嚴，過去世中發無上菩提心，已證得菩薩離貪際解脫。但其因觀眾生處愛欲海中，難以出離，故興起大悲心，常作人天不請之友，為令眾生出離愛欲，成就最勝解脫，而以險難國為道場，行度生之便。婆須蜜多以險難國為度生之道場，正是體現了菩薩悲心切願，不忍眾生苦，以眾生苦為己苦，以無緣大慈，同體大悲之無上菩提心，入眾生愛欲生死大海，悲智雙運度眾生出離愛欲，令至解脫涅槃寶城。寶莊嚴城在險難國中，暗喻為想要得到解脫寶藏，必須超越自己內在貪欲之毒。

婆須蜜多示現為淫女，乃是隨順眾生貪淫之性方便將其度化，令入佛智。但從更深層角度而言則是暗指潛藏在吾人內心深處之淫心。她示現與眾生相視、握手、說話、擁抱、接吻、共宿等行為，表吾人執著淫欲程度之深淺不同，亦表此淫心之生起，在吾人六根、六境、六識互為緣生不能如實照見淫欲實相的當下。婆須蜜多以十種相逆順觀察十二有支，即

²⁴參見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37。T10, no.279,p.194b24_c07

知我、人、壽命皆無自性，畢竟空，無作者亦無受者，以見空性證三解脫門，拔一切眾生貪愛毒箭，破一切眾生於女色中所有淨想，令其安住於離貪境界，入菩薩一切智地，得無礙解脫。聲聞行者證得空性智，以此舍生死而入涅槃，菩薩證得空性智，如實了知生死空無自性，涅槃亦是空無自性，不住兩邊方為究竟空義，但以大悲菩提願心故，不住生死亦不住涅槃，而在十方任運自在廣利一切眾生。

現代學人修學佛法，多數是心外求法，執相修行，難以得到佛法之法益。佛法修行離不開吾人身心，不論是在過去、現在、未來，離開身心之外談佛法修行，又有何可修？正如在《華嚴經》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菩薩雖以種種善巧方便智度化眾生，但其教化亦不曾離開身心之外談修行，佛陀之教導更是如是。

參考書目：

文獻：

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T02, no. 99, p. 144

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279,p.102

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T10,no.293,p.730

般若譯，《大方廣佛華嚴經》。T10,no.293,p.731

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279,p.365

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T10,no.279。p.365

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T10, no.279,p.194

那連提耶舍譯，《大莊嚴法門經》。T17,no.818p.827

專書論著：

澄觀撰，《大方廣佛華嚴經疏》。T35,no.1735。p.939

法藏述，《華嚴經探玄記》。T35,no.1733。p.471

吉藏，《維摩經義疏》。T38, no.1781。p.975

法藏，《華嚴經探玄記》。T35, no.1733。p.470

親光菩薩等造 玄奘譯《佛地經論》。T26,no.1530,p.314

李通玄撰，《新華嚴經論》。T36,no.1739。p.980